



## 中吕·满庭芳

◎晓雪

元曲《中吕·满庭芳》曲调忧伤：“人生可怜，流光一瞬，华表千年。琵琶恨青衫乐天，洞庭寒赤壁坡仙。”元曲始于宋，曲牌名与词牌名在除去其功能作用之外，或在词义上有一脉相承之意。

东坡作《满庭芳》告别黄州：“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；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？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。”人都说东坡居士乐天豁达，实际上苏轼何尝不是一个容易伤感和失落的人？至少这首散文词不能不说充满着忧愁哀怨。乌台诗案苟活一命，君臣一梦槐根梦觉。到黄州后总算是得到“山友稚子，团栾笑语”的疗愈，庙堂之遥，山一程水一程，就罢了！东篱总是千古，满庭芳草，花也喜欢，山也相爱。

可圣意如何能够遗忘苏公天纵才情？数年后即令离黄州赴汝州，此时东坡已将近知天命之年，“百年

强半，来日苦无多”，却还要离开“父老江南”，山遥路远、流离颠簸，心中委实困顿。应该说苏公乃天才人物，报效国家之理想是不曾忘的，只是国家乃家国，家天下时常失常，谁知道会不会又闹出一个乌台诗案？

所以此时，对风云莫测的政治命运的担忧，对人生年华流光一瞬的感叹，两者情绪的叠加，《满庭芳》是幽怨的，可怜的。

到了元曲，《满庭芳》一半对未来一半对过去的幽怨可怜便得到了延续，但元曲是要唱的，所以得有曲牌名，配上“中吕”，共同成为曲牌名，那真真是太妥帖不过了。

因为“中吕”除了是乐律之外，它也仿佛具有更为双关的含义，因为它是古音十二律之第六律，位居阴阳六律的中间位置，大概恰如人生之“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”的知天命之年吧。于此角度，《中吕·满

庭芳》是不是更能表达东坡心中对空洞流年之惆怅了？就像现代的流行歌曲，“语言的尽头是音乐”，当语言成为无言，音乐便是替代，当语言尚能表达，加上音乐便“情动于衷而形于声”，歌唱比语言更令人黯然。

明代唐寅是在元代之后，他见苏东坡题于山壁之《满庭芳》时已五十有四，比苏轼还大了四五年。然而他们彼时的命运与心情却是极为一致的，“来日苦无多”。而略显吊诡的是，唐寅曾卜过一卦，卦面是“中吕”，当时唐寅百思不解其意，而当他阅及苏轼《满庭芳》时，瞬间了然。同年腊月，唐寅离世。不应有恨而憾恨绵长。

若想当年，苏轼也曾觅得一卦“中吕”，是否也会如唐寅一样“百年强半”而含恨九泉从而再无后来人间的千古一人了呢？自古才子千载恨，东坡的诗谶不该让唐寅看到的呀。

## 外婆的相框

◎冯捡

外婆有个相框：普普通通、方方正正，一张一张老照片重叠，是黑白色。那个相框不大，仅够放大大小小几张照片而已。

一开始，放的是姨妈、我妈和小姨带她去逛人民公园的一张合影，还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外孙的独照。后来，外孙们在照片里慢慢长大，慢慢更替。姨妈的照片被换成了姨妈孙子（外婆大玄孙）的出生照。再后来，我妈的照片换成了我结婚时和

外婆的合影。最后，三个女儿的照片都消失了，换成了我儿子的照片。

我们开玩笑，表弟即将结婚，会有第三个玄孙降世，外婆又会拿掉谁的照片呢？可外婆不需要为这个问题烦恼了。——在表弟结婚前的一个星期，她匆匆走了。

几年后，去给外公外婆上坟，大家约定拍一张全家福。好多年没拍全家福，可若早几年拍就好了，那时外婆还在，不用每天纠结把谁的照

片换下又把谁的照片放上。三个女儿三个孙子两个玄孙，都是她心头尖的肉。外婆那个相框，换下谁都不舍得。相框摆在她房间的桌上，在镜子旁。每天早上外婆就会先看上半天，白天没事也看相框，看看这个摸摸那个。有时我的车子在外面响起喇叭，外婆会拄着拐杖开门来说：“我刚才还在看照片呢……”

老太太脸上盛着三月里最明媚的春光。

## 戴帽子的女人

◎王蝶飞

可以接受雪花的抚摸  
把冷风  
挡在一尺之外。如果是红色的  
我们戴着它走在雪地上  
如同一大片白雪  
托着一朵朵玫瑰在飞  
每一个窗口长出温暖的眼睛

可以接受炙热的阳光  
伸展的帽檐

像我们携带的另一片飞字  
众多的夏花像闪烁的星辰  
我们蓝色的裙摆飘起来  
仿佛一片湖生出了翅膀  
漂亮的弧度  
和帽子上镶嵌的羽毛  
形成完美的共鸣

山峰戴着白云的帽子  
牵着风，在河水中徜徉

## 迷人的采摘

◎明前茶



数年前，实用心理进修课上，小赵向我诉说了一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：为何大都市的人甘愿为下乡采摘支付那么高的价格？他们扶老携幼，拖儿带女，进入草莓大棚，进入种植白芦笋的软沙田垄，进入彻夜高照灯火的火龙果园，一趟趟将亲手采摘的蔬果运出来，不仅不要工钱，还愿意为这样的劳作成果支付更高的购买价格？

小赵花了一个学期，做了一个项目，专门来研究都市人群的这种“古怪行径”。他与正在神经外科念博士的高中同学联手，使用便携式脑电监测系统，对采摘志愿者进行全程监测，通过脑电信号采集、数据预处理、特征提取和分类识别，小赵他们终于发现了规律——在采摘过程中，主导愉悦、安宁、幸福等正面情绪的α脑波，在左半脑中趋于活跃，而在右半脑中，主导挫败感、压抑与自我怀疑的θ脑波活跃度趋于下降。而此前脑科学家普遍认为，左半脑活跃，表明人遇事积极进取，不惧各种挑战，而右半脑的活跃度下降，就说明人多少从消极回避及社恐的状态下走出来，愿尝试新的交流话题，并容易给出轻快敏锐的情绪反馈。这就可解释，为什么人们在采摘过程中，愿克服各种不适与困难，津津有味地坚持下去，除了摘下来的果实随时可以品尝，让人即刻得到犒赏之外，也有左半脑α脑波被激活，并保持活跃的功劳。这也可解释，为何内向的人也容易在采摘的旅途中打开话匣子，与周围萍水相逢的伙伴们交换对采摘、烹饪、育儿、娱乐等各方面的看法……

当然，就算是热爱采摘的人群，对不同采摘品种的偏好也不尽相同。有些采摘项目，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；有些项目就能兴致盎然，一再复购，里面的差异性在哪里？

小赵与伙伴们研究发现，这与人们在自身职业中取得的愉悦感有隐秘联系，例如化妆师走进草莓大棚，对粉红草莓和纯白草莓的兴趣，就远远超过大红色草莓。采摘杨梅时，酿酒师会远避那些含糖量达到14%的乌紫果实，他会鄙弃说：这种积攒过多糖分的杨梅品种，反而失去了微妙的味觉层次感，因为酸涩，以及杨梅的刺果粒在舌头上轻微的摩擦感，也是好味道不可或缺的元素。采摘白芦笋时，要通过白芦笋是否在沙土层中冒头来决定是否马上需采挖，芭蕾舞教练们可太喜欢这一项目了，看到笔直肥嫩的白芦笋露头时，芦笋尖上刚出现的一抹淡紫，这种欢喜，与他们在启蒙学校里看到一个腿形笔直的好苗子，所带来的愉悦又有何不同？

类似经验小赵本人也有，他最近迷上击剑，在云南旅行时，看到蛇皮果果园的采摘场景，一眼就被迷倒——采摘者要穿着盔甲一般的皮围裙，戴上长手套和防晒面具，去提防炽热阳光以及果树上五厘米长的尖刺。这是一项艰苦工作，采摘者也没办法在这种长满芒刺的果园里品尝果实，但这样的采摘同样让人上瘾，看这形同进击勇士的采摘行头，长满芒刺的对手就在甬道尽头静静等着，想象一下，拔出小砍刀，在荆棘丛中，让这一串串布满芒刺的蛇皮果丢盔弃甲，归顺勇士，此时此刻，难道勇士脑中主宰快乐的α脑波还能不高涨吗？他还会计较自己付出多少劳动，以及蛇皮果的单价比外面市场上高出十块钱吗？



涟漪像我们的心跳  
向大地传递爱的秘密  
我们戴上漂亮的帽子  
追逐着山中的野花  
出没在森林里  
树枝像我们的手臂  
张开所有的梦想。我们的羞涩  
只有帽子遮得住  
我们的甜蜜  
只有天空看得见